

堯樂博士回憶錄 (三)

盛馬二次大戰

堯樂博士

馬仲英提師圍迪化

當羅文幹先生壯志未酬，遶道南旋，省方軍情，又起了很大的變化。一時戰雲瀰漫，情況緊急，先是，盛世才早已料定張培元斷無接受羅氏和平斡旋的可能，他派督署參謀長劉斌率部出發，尾隨於羅氏專車之後，揮重兵進佔烏蘇縣。烏蘇位據要衝，是迪化以西的一大戰略要地，扼迪化——塔城，迪化——伊犁兩路的交通孔道，爲管轂三區的樞紐，無論是迪化、塔城，抑或是迪化、伊犁用兵，誰先佔領烏蘇，等於立於不敗之境。

果然，羅文幹先生道出蘇聯，和談破裂，盛世才求援於蘇聯，俄軍兩路入新，張培元爲先發制盛，大舉東下，首先他便受扼於先佔烏蘇的劉斌所部，後來他的本營所在地惠遠被俄軍包圍，使他腹背受敵，進退維谷，張培元面臨失敗，無意瓦全，他自戕畢命，結束了他功在邊陲的一生。

羅文幹先生猶在向伊犁行進途中，盛世才便在迪化召開軍事會議，起是先根據羅文幹代訂的和談協定，討論如何撥發馬仲英部的開拔費用，也就是說該給多少錢？叫馬仲英讓出吐魯番一帶而開赴哈密防區？會議的進行起先頗爲順利，但是正當緊要關頭，歸化軍指揮官巴平古特，突然提出了異議。

所謂歸化軍，也就是白俄傭兵。他們原先是效忠沙皇的貴族、地主或皇室部隊，俄國大革命後，帝俄王朝崩潰，大批的歸化軍被共黨紅軍濫施屠戮，追殺不捨，他們在蘇聯境內東逃西竄，走投無路，於是一批批的退入我國新疆境內，當年楊增新先生唯恐他們破壞新疆的寧謐，妨礙各地的秩序，曾經兼籌並顧，千方百計，想盡一切方法使他們解除武裝，然後按照國際公法，讓他們以政治難民的身份，居留新疆，並且歸化爲我們中國人。這便是新疆有歸化族的由來。

我們在新疆所收容的這大批白俄，亦可稱之爲新疆歸化族。他們大抵是帝俄時期的職業軍人

，除了馳騁放槍，簡直一無所長，因此他們常年羈旅新疆，唯一的出路便祇有動亂頻仍時，替人打仗。有仗打的時候他們才可以吃糧拿餉，「安居樂業」。否則，他們放牧下田一概外行，謀生之難便難於上青天。

此所以，歸化族人往往掀風作亂，唯恐天下不亂。在他們看來，祇要新疆有戰亂，那便是他們的生計。

巴平古特當時所作的主戰論調，主要在於馬仲英決不會長此接受省方的指揮，能爲盛世才所用，他指出馬仲英肯於應允省方的和平條件，其用意除了敷衍中央大員出而調解的情面之外，主要目的在於騙取省方的開拔費，用以整補所部，使其戰力恢復，然後再和省軍決一勝負。他認爲省方不該明知是計而誤中馬仲英的圈套，因此他力主採取軍事行動，利用馬仲英新敗之餘，士氣正蹙，一舉而加以摧毀，如此方可永除後患。

消除盛馬矛盾，達成新疆團結統一的謀和會議，經過巴平古特的這一番慷慨陳詞，遂一變而

爲解決馬仲英部的軍事作戰會議了。省方決定對馬仲英繼續用兵，以期「永除後患」爲止，首先爲免消息外洩，省方立將馬仲英派往迪化的代表張雅韶、姚治平逕予扣留，然後，又唯恐省軍盡出，迪化空虛，携貳份子可能利用機會，變生肘腋。於是，復將「四二一」政變時下獄的金樹仁之五弟金樹信，以及崔肇基、白受之等提出監獄，全部槍斃。於此同時，遂由盛世才下令，調集省軍主力，亦即滋泥泉一役大敗馬仲英部的全部人馬，開到迪化、吐魯番之間的軍事要衝大坂城，擔任警戒，並向駐在吐魯番附近的馬仲英部，採取攻勢防禦行動。

迪化和吐魯番之間，距離一百八十里，那馬仲英豈是簡單的人物，他在迪化城中，早就佈置得有耳目，所以，當盛世才爲保持機密，下令扣押馬仲英的兩位代表。馬仲英派在迪化的坐探，一得着消息，便星夜攆趕，馬不停蹄，兩天後即已抵達吐魯番，向馬仲英據實報告。馬仲英聞訊以後，心知和平談判已遭省方片面破壞，一切諾言與協議，全都不算數了，而且省方用兵在即，他必須緊急應變，準備大戰，所以，他當天就召集緊急軍事會議，圖謀對策。

大坂城能有多大一丁點兒地方，馬仲英的總部，和我的總部近在密邇。他那邊召開緊急會議，我這兒焉有不曉得的道理？然而，我在總部裏左等右等，竟會始終得不着馬仲英派人通知我去開會。一直等到他召集的緊急會議散了，我方始知道，參加馬仲英這一次會議的，居然是清一色的馬家軍軍官，維族軍自我以下，並無一人應邀

列席。同時，我還打聽出來，馬仲英在會中力斥省方屢次背信、食言，毫無和平誠意，因此他爲爭取馬家軍能在新疆立足。決心關閉和談之門，從今而後，他將與省方週旋到底。馬仲英要求全軍將士敵愾同仇，努力奮戰，不把盛世才逼下臺去，誓不甘休。

佔盡天時地利人和

當時，我已經意味得到，多一半，我和馬仲英要分道揚鑣了。士各有志，不可相強。就馬仲英和我個人的事業而言，固然是實優處此，無所謂惋惜。祇不過，省方屢次遣人談和，我屢次的勸促、說服馬仲英，請他以全疆的生靈爲重，力避戰火，委屈求全。然而，省方却每每在和議告成之後，迅即翻臉相向，再起干戈，使馬仲英所部，喫了不少的虧。凡此種種令馬仲英忿懣惱怒的事件，其各固不在我，但我終因介身其間，接二連三的影響了馬仲英勉從我意，所以使我深感愧咎不安，因此，馬仲英屏我於他召開的緊急軍事會議門外，我不但不覺得他有什麼不對，相反的，徒然使我憑添不盡的惆悵，衷心的歉疚。回憶三年多以來，我和馬仲英推心置腹，無話不談，尤其並肩作戰，出生入死，冒險犯難，我們已結爲最親密的戰鬥伙伴，和最知己的兄弟好友，如今政見不同，分袂在即，我無法否認，我的內心確實是很不好受的。

正當我滿腹愁悶，鬱鬱寡歡，馬仲英和往常一般，排闥直入，親自過訪。他和我一見面，便開門見山，語重心長的，說了這麼一番話：

「從現在起，我和盛世才已成敵體，誓不兩立。在新疆境內，有我無他，有他無我！這一次我便要跟盛世才決一雌雄，拼個你死我活。我若戰勝，你我後會有期，否則的話，我馬某人既無顏再見河西父老，也不欲重回哈密舊游之地。到那個地步，我將海闊天空，任意遨遊，再也不談什麼功名事業。貴部官兵，都是生於斯長於斯的新疆人，遠離故鄉，浪迹天涯，這種生活在他們看來難以想像。因此，我經過再三考慮，覺得來日大戰，我不可以，也不能够再牽連貴部將士，以致妨得了他們今後的生路！」

一席話，說得鏗鏘有力，激昂慷慨，却是入情入理，坦率已極。使我聽後，內心有說不出的感動，同時，更有筆墨所難以形容的感慨，我和他四手交握，對視久久，居然心情複雜萬分，連一句話都答不出來。然後，他虎的轉身，靴聲橐橐，離我而去。當時我怎能料想得到，這便是我和他的永訣。

盛、馬二次大戰，揭幕於民國二十二年九月二十日，戰場在於迪化與吐魯番中間的大坂城，時今猶仍流行於臺灣的新疆民歌：「大坂城石頭硬又平呀，西瓜大又甜，那裏的姑娘辮子長，兩隻眼睛真漂亮！」指的便是那一處地方。大坂城位置在天山分水嶺的頂端，嶺北之水流向北，匯成烏蘇木里河，經烏魯木里（迪化之舊稱）江山嘴出山，注入乾德縣境，嶺南之水則迤邐南向，匯成白楊河經白楊河村出山而流往托克遜。大坂城便建築在此一分水嶺上，南控托克遜，北附迪化、乾德，尤其居高臨下，易守難攻，大有高屋

建領之勢，位置十分的衝要，地形之雄固險峻，爲古往今來兵家之必爭。而且這一帶因爲地勢關係，利於騎兵馳騁，其餘兵種則到此一概難以發揮作用，所以，當馬仲英盡起馬家軍，一舉攻抵達坂城，他先已占了地利之便。

九月下旬，秋高氣爽，草肥馬壯，尤其在天山區域，「天蒼蒼，野茫茫，風吹草低見牛羊」，正所謂適於用兵之時。馬仲英部全是騎兵，回族戰士，一旦開抵達坂城，草料、給養，可謂予取予求，不虞匱乏，因此就天時而言，他又拔了先籌。再加上和談破裂，其咎在於省方的食言、背信，翻臉不認前賬，小司令馬仲英誓師應戰，語多沉痛悲壯，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悲涼氣概。馬家軍抱着背城借一，破釜沉舟的犧牲決心，打起仗來無不前仆後繼，以一當十。於是，士氣高昂，無與倫比。天時、地利、人和，都給馬仲英佔盡了，盛馬之戰，他焉有不勝之理？

馬仲英身先士卒，匹馬單槍，帶着他新敗之餘，矢志雪恥的英勇驍悍馬家軍，金鼓雷鳴，萬馬奔騰，一口氣衝到大坂城下。當時，省軍早已刀槍如林，嚴陣以待，他們在大坂城外掘了好幾道壕溝，築就大小不一的砲壘，馬家軍前鋒驟馬衝刺，聲勢如虹，回教健兒的鐵騎，如排山倒海，衝向省軍陣地，轉眼間戰場上槍林彈雨，馬嘶人立，省軍在硝煙密佈中盲目射擊，大砲隆隆，槍彈尖嘯，這頭一波攻勢凌厲的衝鋒，終因省軍炮火猛烈，在馬家軍逼迫省軍付出相當大的代價後，暫時後退，戰場上，遺留死屍纍纍。攻守雙

方，居然省軍的死傷，遠比馬家軍更爲慘重。

盛世才向蘇俄求援

接連三天三夜，鏖戰日夜不休，在馬家軍爲主動攻擊，在省軍則人不離壕，目不交睫，枕戈待旦的在準備急起應戰。三日夜的鏖戰打下來，省軍死傷極夥，官兵精疲力竭。馬家軍反倒如有神助，越戰越勇。省軍終於頂不住了，他們揮師急退，放棄陣地，穿過大坂，被馬家軍一路追殺回迪化。

馬仲英的捷報傳抵吐魯番，大坂已陷，前鋒正向迪化省城挺進之中。這時候，馬仲英又恢復國軍騎兵第三十六師的番號，以大坂城爲其總部所在地，他調兵遣將，佈署攻勢。於是迪化城裏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，迪化圍城戰即將展開。

早在馬仲英率部二度入新之初，他曾在迪化近郊南山佈置了一支穿隙攻入的奇兵，馬全祿的兩個旅，四一二政變後，省方策動各族組織代表團，企圖政治分化各軍。馬全祿的部將馬德祥誤中奸計，自相火併，槍殺馬全祿和白、衡兩位旅長，於是盛世才委馬德祥爲暫編第一師長，仍在南山駐紮。

除此以外，馬仲英又派他的，亦即兄弟馬赫英、馬福壽等率部進入北疆。在北疆各地從事游擊戰，這兩支部隊富機動性，都是騎兵，而且始終保持完整。所以當馬仲英攻克大坂城，在那兒建立其總部以後，立刻便星騎四出，飛符召將，他命令散在新疆各地的馬家軍，以最快速度向迪化集中。

利用這一個馬仲英正在調集所部的空檔，迪化城裏，盛世才召集緊急應變的軍事會議，省軍主力新遭敗績，已自大坂逃回迪化。盛世才一面佈署城防，一面開會籌商應敵之策。經過在座軍官面對現實的檢討，他們認爲省軍之敗在騎兵太少，步兵陣地每易爲騎兵突破，而且大軍運轉無法如馬家軍那樣的靈活。因此當場議決從速召募並編組騎兵隊伍。

然而馬家軍即將兵臨城下，要在短暫期間編組一支強勁的騎兵，那真是談何容易。因此，巴平古特爲他的白俄同胞生計出路着想，又即席發表高論，建議省方徵召散居在塔城和阿山兩區的歸化族人，迅速組織成軍。因爲這批白俄原就是職業騎兵的出身，他們一編隊就能作戰，一上馬即可打仗。祇不過問題在於武器和彈藥，倉卒之間計將何出？

與會的人把武器彈藥的問題一提出來，巴平古特又越俎代庖的說：

「前督辦金樹仁曾經向蘇聯訂購了一批軍火，始終未曾如約運到新疆。何不派人再跟蘇方接洽，將這批軍火儘速運來。倘若能在一兩個月內抵達，那麼歸化族人馬、武器、彈藥齊全，祇要省方一聲號召，立可成軍，又何慮馬仲英之不能平？」

盛世才認爲他這個話說得很對，會後便派外交署長陳立德，和航空隊長姚雄，命他們報聘莫斯科，見史大林，請他按照前約，從速運交軍火。這便是盛世才初度通款於蘇俄的由來。

在莫斯科方面，侵略成性的大獨裁者史大林

，覬覦新疆的欲念，為時久矣。他之所以遲遲未能動手，一則因為民國十七年前楊增新先生的應付得宜，使他無隙可乘。二來民十九年哈密小堡事件爆發，新疆陷於全面混亂。——即使在這一時期，史大林尤有火中取栗之舉，他曾陰使來自外蒙古的代表團，千方百計的見到了我，送上史大林「頒發」的同王大印一顆，並且聲言祇要我肯接受這顆同王大印，史大林將助我藍鋼槍五百支，白銀萬兩。我凜於國家民族大義，曾予當場峻却。詎料蒙古代表轉而游說我的部下和加利牙孜。和加利牙孜瞞住我接受了，後來他因而離我自成一系。

正當史大林苦於找不到染指新疆的借口和線索，同時，迪化形將被圍，城內人心惶惶，不可終日，蘇俄在新疆的商業機構，業務一概陷於停頓。史大林也正在想如何打開死結，解決僵局。在這個時候盛世才的兩位代表翩然抵達莫斯科，就史大林來說，那真正是來得適時之至，何異正中下懷。

然而盛世才的代表，所要求的是火速撥付金樹仁訂購的軍火，用來裝備歸化旗白俄軍，阻遏馬仲英聲勢奪人的凌厲攻勢。這一個要求，包藏禍心，老謀深算的史大林，他是斷然不會答應的。因為第一，這和史大林本身的利益不符，他沒有打擊馬仲英，解救盛世才的必要。——設若盛世才不肯俯首貼耳，絕對為他所利用的話。其次，用俄造武器裝備好不容易被紅軍逐出俄境的白俄軍，那等於是給他自己過不去。

史大林故意拖延

盛世才方面急如星火，迫在眉睫，此一對史大林頗為有利的情勢，正好被他善為利用。姚雄、陳德立赴莫斯科請運軍火，史大林偏偏遲遲不發。他運用陰謀、手段，將很單純的一件事擴大其範圍，於是在莫斯科展開了曠日持久的談判。往返磋商，為時達兩個多月，在史大林來說，他無疑是在遷延時日，等到迪化的局勢緊張萬分，間不容髮，那才是他對盛世才予取予求，提出最嚴苛條件的有利時機。因為一到那種嚴重關頭，盛世才為自己的生死存亡，就不能不聽由史大林的擺佈。這是明眼人一望可知的事實。

莫斯科和迪化間路途迢遠，電訊轉折需時，盛世才派去的兩位代表，談了兩個多月，始終不獲具體的結論。催運軍火，更是八字猶未見一撇，套一句內地的俗諺，那種情況，簡直是「急驚風撞見了慢郎中」，兩個多月後，方始由史大林作了一個便利談判進行的決定，指派蘇聯原任駐塔什干外交特派員阿普列索夫為駐迪化領事，兼蘇聯援新全權代表，而由陳德立、姚雄二人陪同，逕赴迪化。這一着，使陳、姚二人花費了兩個多月的時期，總算獲致了兩項成就。其一是史大林在口頭上已經有了「援新」的表示，另一方面，則阿普列索夫的東來，在談判上比較便捷得多。

陳德立和姚雄陪着阿普列索夫抵達迪化，為時已在當年的十二月初，馬仲英各部健兒，早已將圍化四週的衛星城鎮，悉數佔領，而且兵臨城

下，環攻不已，使迪化成爲一座岌岌可危的孤城，情勢之緊急，空前未有。盛督辦世才唯一的指望，即在於俄援的迅速東來。所以，他督促陳、姚二人，終日奔走於督辦公署和蘇俄領館之間。當時，交涉的重點，仍在於促請蘇俄政府立即空運軍火，以便裝備白俄歸化軍，讓他們前來迪化解圍，此一要求，可以說是盛世才在請史大林一解燃眉之急，一刻兒也延緩不得。然而，直到這個時候，史大林的代表，阿普列索夫，方始打開天窗，說了亮話。他說：

「第一，蘇俄政府不將精良的武器，運赴新疆，交由歸化軍使用。因為歸化軍也就是白俄軍，白俄軍的壯大，顯然對蘇俄有所不利。第二，果如新疆省方的計劃，再行武裝歸化軍五千名，那麼，歸化軍在省軍隊中所佔的比例，未免太大，唯恐造成來日的尾大不掉之勢，因此，蘇俄方面認爲，歸化軍之擴充，對於新疆也是利少弊多。第三，目下馬仲英部圍城甚急，迪化危在旦夕，即令趕運軍火，不僅安全堪虞，同時也有遠水不救近火之弊。所以，空運一節，刻已得難考慮。」

談判了兩個多月，事到臨頭，史大林竟將趕運軍火一案，條分縷析，期期以爲不可，一下子推得乾乾淨淨。軍火東運，已成畫餅，那麼，迪化的勢若累卵之急如何解決。阿普列索夫說：

「當今之計，唯有直接邀請紅軍入新，方始可以迅捷了當，一舉解除迪化之圍。」

茲事體大，連盛世才也不敢貿然同意，於是，又開始了談判的另一階段，談判的結果，是產

生了一項盛世才與史大林之間的第一次密約。密約的內容真實如何，至今猶爲一宗疑案。祇是根據當時的傳聞，以及往後的事實演變，以下的三大要點，一定是構成密約的主要條件。這三大要點其中之二，是盛世才要求蘇聯的：

一、紅軍入新，須順道解決伊犁張培元部。
二、當迪化圍解，紅軍應即退回俄境阿拉木圖。

除了上列兩點以外，可能還有一項但書，卽爲：紅軍入新助戰，爲遮蓋天下耳目計，應以歸化軍的名義，作爲掩護。

蘇俄所提出的反要求，只需以次的一點，便儘毀了。是爲：

三、新疆亂平之後，得由新疆省政府領導，在境內實行共產主義。

正當馬仲英集中兵力，連陷迪化外圍各據點，包圍迪化，併力進攻的同時，遠在伊犁的新疆老將，伊犁鎮守使，中央暫編第八師師長張培元。他認爲盛世才、馬仲英鴉蚌相爭，正是他漁翁得利的大好時機。而以當時迪化週圍的戰事而論，自以馬仲英氣勢日盛，咄咄逼人，他所佔的勝面，遠比盛世才爲大，爲多。張培元和盛世才新仇舊憾，固然勢難兩雄並存，然而，他却是仇盛而決不親馬，在張培元的心目之中，馬仲英乳臭未乾，不過是個小娃（甘肅人的俗用字，小字之上加一乃，乃小相疊，仍作小字解。所以甘肅人也嫺稱馬仲英爲小司令，連初中都沒有畢業，但能指揮些少年子弟，騎馬放槍，慙不畏死罷了。如果竟由他打败了盛世才，坐上新疆督辦寶座

，成爲他的頂頭上司，爬到甘肅籍軍政兩界老前輩的頭上來，那還成什麼話說？因此，他一心一意在想坐山看虎鬥，等盛馬決戰有了結果，也就是說當馬仲英打垮了盛世才以後，他便一鼓作氣，將小司令馬仲英加以解決，然後這新疆全境三分鼎立之勢，也就可以由他定於一，自此將新疆一省的軍政大權，獨攬在手。

張培元兵敗自戕

這便是張培元所打的如意算盤，於是，當迪化陷於重圍，朝不保夕。他便暗中調兵遣將，不惜傾巢而出，大舉南下。張培元命他原駐精河縣的楊正中部，擔任先頭部隊，進駐烏蘇。他本人則親率精銳，離開伊犁而向精河進發，他萬萬不會料到，中國人自家的權位之爭，竟會由盛世才引狼入室。大批紅軍正以螳螂捕蟬，黃雀在後之勢，時正集中於中蘇邊卡之外待命。因此，當張培元率部開出伊犁不久，他便接獲後防雪片般飛來的告急文書，蘇俄紅軍大隊，由庫米齊少將率領，越過中蘇邊卡，自霍爾果斯猛撲伊犁。

告急電報傳到，使張培元大爲震驚，悲憤萬分。這一個急劇而突然的演變，是他連做夢都不會想到的，張培元久鎮西陲，固然深知蘇俄對於新疆，歷來都在虎視眈眈，食指大動。然而根據他的經驗，蘇俄若無藉口，斷不會向新疆用兵，尤其蘇俄大革命後，勞農政府成立，一直都在向全世界各弱小民族，大送其平等相待的秋波。俄國老毛子不會甘冒天下之大不韙，悍然入侵新疆，攻城掠地。同時，就在他率部開出伊犁前不久

，蘇俄駐伊犁領事，猶在以第三者自居，幫同省方派在伊犁的和平談判代表，鼓其如簧之舌，力促張培元商談省方所提的和平條件。張培元原就是利用此一談判作煙幕，悄悄的把大軍陸續南下。殊不料，蘇俄竟會由史大林、盛世才的密約，獲得了與兵入新的依據，然後又應盛世才所請，蓄意一股作氣解決張培元。因此之故，張培元的一舉一動，中俄關卡外的紅軍，早已洞若觀火。

張培元的前部方抵烏蘇，盛馬大戰勝負未判，而張培元輕離窠穴，根據地盡陷紅軍之手，擁有新式武器、優良裝備的紅軍，猶在步步進逼，追蹤而來。當時，張培元一着錯，滿盤輸，立時陷於左右兩難，進退維谷之境。他原欲回師伊犁，將紅軍逐出邊境，先規復了自己的老窠再說。然而，蘇俄動機不明，老毛子素來極爲狡猾，他又唯恐一聲反撲，以一己之力敵蘇俄一國，力有未逮之餘，很可能會陷入蘇俄的陷阱，因而全軍覆沒。——事實上，張培元果眞班師鞏固後防，他也一定會被紅軍以逸待勞，全部殲滅。

有家歸不得，沒奈何，張培元便唯有硬着頭皮，再往前闖，打算托天之幸攻下了迪化，取得了新疆政權，再以外交方式，跟老毛子辦交涉，請他們退回俄境。——這時候，紅軍確已在伊犁附近，層層疊疊，佈下了天羅地網，專候張培元回師送死。

然而，楊正中所率的先頭部隊，已被盛世才派遣督署參謀長劉斌，領軍前往堵截，而受阻於烏蘇以西的四顆樹地方，左衝右突，無法通過。另一方面，則在伊犁城郊佈下陷阱的蘇俄紅軍，

探悉張培元決定暫不理會伊罕方面的變故，繼續引軍東向。於是，紅軍為踐履盛世才之所約，迅即整隊開拔，對張培元部兜尾急追，窮追猛打，至此，張培元前有狼，後有虎，左邊是沙漠，右邊是高不可攀的天山，他被紅軍和劉斌所率的省軍困死在伊罕——迪化的這一條大路上，腹背受敵，前後夾擊，張培元是一條鐵錚錚的硬漢，他既不願降，又無從逃生，最後一計，便唯有拔鎗

自戕。張培元自戕身死，所部星散，祇有其中的一部份，由劉斌以伊罕警備總司令的名義，予以就地收編。盛世才、張培元之爭，就此宣告結束，而盛世才也解除了西顧之憂。張培元是甘肅人，服務新疆軍界二十餘年，南征北討，聲勢煊赫，誰也想不到他竟會落於如此淒涼的下場，令人不勝慨嘆。可是，證諸史實，張培元確是蘇俄侵略中國，中國第一員殉職將領，張培元在四面楚歌

聲中，不降，不走，決不向老毛子低頭，他的氣節和忠耿，實足使後世敬佩崇拜。
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，蘇俄紅軍應盛世才因解決政敵，鞏固個人權位而請，浩浩蕩蕩，大舉入新。入新的紅軍番號是紅八師，其實祇有兩個團，其中之一由霍果爾斯入境，即為進逼張培元部的主力。另一個團由塔城開進新疆。兩路人馬，旋不久便在烏蘇會合。（待續）

胡適與陳衡哲

(選載)

劉詠嫻

胡適之先生早年會翻譯過唐張籍的「節婦吟」

你知道我有了丈夫，

你送我兩顆明珠，

我感激你底厚意，

把明珠鄭重收起。

但我低頭一想，

忍不住淚流臉上：

我雖知道你沒有一毫私意，

但我總覺得有點對不起。

我拭着眼淚把明珠還了，

只恨我們相逢太晚了。

他還譯過一首西洋詩人的詩「老洛陽」，收在「嘗試集」裏，意思和「節婦吟」有點兒相似。

士林相傳，都說這是表現他留學美國時對陳衡

哲女士的一段心情，雖好像是述而不作，却也「寄意遙深」呢。最近海署無事，偶讀「留學日記」(商務版)想看看胡先生的治學經過，思想變遷，并考察他在美時的私生活，無意中發現他和陳衡哲女士的一條線索。

民六日記：

四月七日與叔永去普濟布施村訪陳衡哲女士。

於去年十月始與女士通信，五月以來，論文論學之書以及遊戲酬答之片，蓋不下四十餘件，在不曾見面之朋友中，亦可謂不常見者也。此次叔永邀余同訪女士，始得見之。

在這段文字裏說明他們認識的日期，也看出他們未相識前的論學旨趣相合，因之書函往還甚密了。可是在這部八百九十四頁的日記裏，竟尋不出他們論學的文字和來往的詳細事跡，書信也

沒有抄錄，或係胡先生尊重旁人，特別刪去了，珍重的保存着……。

民五日記

十一月十七日記「陳衡哲女士詩」：

月

初月曳輕雲，突隱寒林裏；不知好容光，已印清溪底。

風

夜聞雨敲窗，起視月如水；萬葉正亂飛，鳴颺落松子。

叔永以此兩詩令胡猜爲出自何人手筆，胡適

答曰：「兩詩妙絕，『風』詩我三人(任楊及我

若用氣力尙能爲，『月』詩則絕非吾輩尋常蹊

徑。……足下有此情思，無此聰明；杏佛有此聰

明，無此細膩，……以適之邏輯度之，此新詩人